

故宮博物院藏

徐書札手迹

紫禁城出版社

刘九庵 编选
肖燕翼 释文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

紫禁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荒
封面设计：罗小华
封面题字：陶家元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

刘九庵编选 肖燕翼释文

出版：紫 禁 城 出 版 社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57/8

统一书号：11314·012

印数：1—15,000册 定价：1.00元

目 录

前言..... 来新夏 一

一、书 札

致敬與札五通..... 一三

致商云札..... 一八

致蓼怀札..... 一九

致郭尚先（兰石）札..... 二〇

致周公眉札..... 二一

致心斋札三通..... 二二

致陈寿祺（恭甫）札..... 二四

致潘曾莹（星斋）札二通..... 二五

致潘曾沂（功甫）札	二六
致易甫札二通	二七
致张祥河（诗舸）札	二八
致何其伟（书田）札	二九
致刘建韶（闻石）札九通	三〇
致吴文镠札	三七
致叶申蓼（小庚）札	三八
致叶姓亲友札	四一
致叶念珊、叶庚孙札	四二
致沈维铎（鼎甫）札	四三
致懿翁札	四五
致李星沅（石梧）札六通	四六
致江翊云札	五二
致金安清（眉生）札二通	五四
致石溪札	五五
致金庆札	五七

致玉溪札	五八
致邵懿辰札	五九
致孙榕江札三通	六〇
致沈葆楨（幼丹）札四通	六二
致黄宅中（惺斋）札	六五
致沈廷枫（丹林）札	六六
致毕星楼（平山）札五通	六八
无受信人姓名札七通	七〇

二、手迹选

致敬輿札	道光二十年八月九日	七七
致蓼怀札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五
致郭尚先札	道光二年三月三日	八九
致周公眉札	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九三
致陈寿祺札	道光八、九年	九七
致潘曾莹札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九九

- 致张祥河札 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 一〇一
- 致刘建韶札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〇四
- 致刘建韶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一〇七
- 致刘建韶札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一〇
- 致吴文镛札 道光二十年八月间 一一三
- 致叶申蓼札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一七
- 致叶姓亲友札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一二九
- 致沈维轿札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一三一
- 致饒翁札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一三八
- 致李星沅札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霜降之夜 一四一
- 致江翊云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一四四
- 致金安清札 道光二十六年四、五月间 一五〇
- 致全庆札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六日 一五四
- 致玉溪札 道光二十六年春 一五八
- 致邵懿辰札 道光二十七年春 一六二
- 致沈葆楨札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一六五

致黃宅中札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	一六八
致沈廷楓札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一七四
无受信人姓名札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一七八
无受信人姓名札	道光十九、二十年間	一八一

前言

来新夏

一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著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在朝野之间有广泛的交往，而且又以雅擅书法名于时。他凡与亲朋好友互通音问时，不轻易假手幕僚而大多亲自作札，受信人也或以其书法而珍藏。因此他是近代遗存有大量书札手迹的人物之一。他所写的书札据其日记判断当在二千札以上，而存世的也大约有千札左右。这样一批鉅量的手札，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史源，也是精美可翫的艺术品。它具有着文物与史料的双重价值。

书札手迹的史料价值，首先在于原始，它是写信人思想、行为最原始形态的记录，既非因传写而有讹异，又未经辗转引述而失其原貌，因而它是一种珍贵的直接史料，其次在于比较真实，因为它它是私人交往的文献，而在互通音问时也往往会对彼此交友与信赖程度有所估计，因而除一些应酬

信札外，大部分书札手迹对人事既无隐讳，也少虚饰，而多能倾吐积愆，使阅者可由此而得到官书及公开诗文中所难见到的隐秘。因而，书札手迹又可备作研史者考史、证史借以征信的资料。

林则徐书札手迹虽为数颇夥，但过去多散存于公私藏家。海内异处，尽睹匪易。各家又以敬其人重其物，什袭珍重惟恐不及，致使研究者徒兴望洋之叹。今故宫博物院毅然出其藏品，交紫禁城出版社选择一部分手迹影印问世，不仅造福学林，也为资源共享开其风气，应该为之喝采叫好。正因如此，所以我也不自揣固陋，而在付梓前欣然应命通读全部藏札，并为之书后。

二

故宫藏林则徐书札手迹六十九通的时间断限，上起于嘉庆十九年，下止于道光三十年林则徐逝世前，先后垂五十年之久。其中比较集中于道光十七年以后。这段时间正处于中国历史大变动时期，也是林则徐从政以后，不次擢升而位于政治风浪之巅的时期，因而这时期的书札手迹中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林则徐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思想与活动。

道光二十一年与二十二年之间，中国近代史揭开了序幕。林则徐正处在内外交迫的矛盾焦点上。他既要抗击外国侵略势力，又要迴旋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之中。他有激昂慷慨的欢欣，也有愤懑焦躁的烦恼。这些都不便形诸奏章折片而只能向亲朋好友陈述吐露。林则徐当对英战斗获胜之余，就情不自禁地函告时任闽抚的吴文镒说：

「逆夷猖獗，本在意中。此间兵船不敷调遣，只得添雇拖风、红单等船，招募壮勇，以增声势。昨在砚石洋面剿击喋喋夷船，帆桅俱坏，歼夷颇多，但惜未将其船牵获耳。」（道光二十年八月致吴文镞函）

与此同时，林则徐也把经过观察所分析的敌我形势函告友人说：

「夷务近日殊形溃烂，然自有鸦片入内地之后，此事既在意中。譬如人身生疮，即必出脓。体气旺时，脓出则疮可以收口，若养痍愈久即为害愈深。今日之事，恨不于二十余年之前发之，中国之财尚不至如是之匱，然及今而理之，犹不至于内毒攻心。」

「比闻诸国以嘆逆阻其嚮迁，皆欲与之说理，大抵助顺去逆，人心之公，嘆夷岂能久乎？」（道光二十年八月九日致敬輿函）

林则徐的这些分析没有什么蹈空之论，而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这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具体形势，也足以证明林则徐确是一位进行过实际考察的实际政治家。

他在另一封给至亲叶小庚的信中还有更详尽的分析说：

「在頑夷虚骄成性，纵之则愈滋桀驁，束之亦易就范围。侍去年发谕一次，即据稟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矢鏃。随即奏明令具切结，如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已遵依，独嘆夷再三反复，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

「夷船北赴天津，不过数只，原无能为，而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蜚语

归咎于粤而和议兴矣。此后事势，歧之又歧，难以罄述。」（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叶小庚函）

随着战局的败坏，投降势力的日益抬头，林则徐已经处于显然劣势的地位时，他曾以极为愤慨的笔触抒写了自己的窘境和苦恼，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沈鼎甫说：

「直省则亦因前次复奏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迨夷船驶来，恐蹈浙江覆辙，是以别开生面，意在甘言重币，释憾快心，即可乘机而了目前之事，却未计及犬羊之欲无厌，即目前也不得了也。今自沙角挫衄之后，夷性益骄，军情益怯，如防已溃，修复慕难。……文武既因而观望，恐鬼蜮即捣其空虚。自顾手无斧柯，偏使身同羁縻，刳献则疑于触讳，葵忧莫解于濒危。……」（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致沈鼎甫函）

这位空怀壮志，难济时艰的政治失败者终于被迫退出了战场，登上了戎途。但这并未完全摧毁这位爱国者的精神支柱。他以自己的爱国心关怀着局势的变化。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当他由河工赴戎时，即在致友人李星沅（石梧）的信中愤言战局之坏说：

「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闻此时惩羹吹齎，不令更有募勇之事，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

林则徐不仅指斥了奕经在浙的债事，而且早在百年前就洞察了当时兵、民、夷三者的关系，可

称卓识。

在同信中，林则徐继续发抒他的海防思想，主张船炮建设说：

「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

七月十四日，林则徐行抵甘肃泾州，获知镇江失守之讯，就在当晚写信给至友刘闻石说：「南中又有镇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愤忧，不知续报何似耳！」

九月十四日，林则徐行抵安西州曾写信给在京友人江翊云，对江宁订约感到愤懑说：

「南中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懑而金谓莫可如何！恬嬉从矣，可胜浩叹！」
同信中，他又提出建设船炮以谋挽回局势的思想说：

「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潮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致江翊云函）

林则徐抵达戎所后的五个月，在致陕抚李星沅函中表示了既关心东南局势而又无能作为的莫可奈何心情说：

「东南局势，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道光二十三年三月致李星沅函）

半年以后，他又致函李星沅，论述了军事、财政的危机说：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何至较及輶轳，为委琐之下策，而非徒无益耶？」（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致李星沅函）

当时，曾有人酝酿以赎缓的办法来解脱林则徐的遣戍生活，但都被婉辞。林则徐在致金安清的信中表示感激之余，也无所忌惮地吐露出对清统治者那种批其逆鳞的看法。这是在公开文字中甚难见到的一种文辞。信中说：

「惟念弟获咎之由，实于寻常迥异。即前此辗转播迁之故，尊处当亦有闻。雨露雷霆，惟待天心自转。与其批龙鳞而难测，莫如听马角之不生。」（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三日致金安清函）

道光二十六年，林则徐释回后，虽然在若干方面失掉些锐气，但对船炮建设这一海防思想仍未放弃，他还随时留意，并在一封信中作过详细地询问说：

「前次足下委付江南监造战船，未识如何造法。并曾否经手铸炮？所铸是否即照洋中铜炮？每位斤重若干？费用几许？口门多大？能放多远？并祈详悉开载，以广见闻。」（道光二十七年春致玉溪函）

在这批藏札中，我们还看到林则徐曾注意到文化方面。一封是与贵州大定知府黄宅中讨论黄所主纂的《大定府志》，从而连及到修志义例，首先，他就由滇辞官回籍途中，对《大定府志》「反

复寻绎」后而提出推重之词说：

「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颀昂，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

他的评论是否有溢美之处，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可知他涉猎方志的广度。函中所说三部近代名志指严如煜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

其次，林则徐为如何为志书写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

「窃念弁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如叙中于书之体例有脱漏者，应请就稿酌添，有舛背者亦祈酌易。总使作者之意尽宣于叙者之言，俾读者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乃为切合无间。」

甚至对刊本误字也加指陈说：

「现在刊本未免尚多错字，希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道光二十九年致黄宅中函）

这些意见对当前编修新志工作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另一封则是抨击时文误人，信中说：

「所谓学者，无处而非集益之资，不拘拘于时文试帖也。向见埋头贴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道光二十九年致毕星楼函）

从这些选录的若干则例证可以说明这批藏札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三

林则徐的书札手迹除了史料价值外，还是值得珍藏的书法艺术品。从时人多求书写屏扇等物可以推知他的书法已有一定的声誉与定评。林则徐对书法理论自有主张，早在道光七年，他就在《跋沈毅斋摹迹》中主张由学唐人入手。他说：

「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锺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林则徐也很喜欢为人作字，在书札中也常见他谈及应人之请而作书的事。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滞居西安时致刘建韶（闻石）函中即可见其写件之多。

「日来纸帙便面堆积几案，腕下尚未能稍稍清整，日内容当为之也。」

及由西安登程赴戎时，随身所带除图书外，尚有「公卿求书绫绢宣纸」（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在西戎途中，据日记所载，几于无日不为人书字。待居戎所则书事更多，所书「远近宝之」，「不数月缣楮一空」，「手迹遍冰天雪海中」（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正由于有较多的实践活动，致使林则徐的书法日臻精美。释回以后，虽职任烦重犹书写不辍，道光二十七年由陕赴滇督任途次致刘建韶函中曾言其事说：

「弟沿途补还陕省笔墨之债，不下百数十处，而尚未能扫数就清。前有数件嘱送台寓转交，想

承分致。兹又有三件乘戈哈回陕之便仍送尊处代交，惟尚有折扇数柄未及书就，容再觅便寄陕可耳。

从这批藏札看，前期书札尚欠圆润，结构行笔也略嫌粗涩；鸦片战争时期的书札颇见进益；至西戎后则纯熟流利，点划结构俱合章法，信笔浑成而无造作，可称方家。所以从书法造诣上也可判断出作书的大致时间。这些藏札的遗存应视作书法宝库中的藏品。

四

故宫藏札六十余通虽有见收于以往印本者，但现在一般藏者已渺入藏，研究者也难搜求。故宫博物院为纪念林则徐这位近代爱国者诞辰二百周年，特将所藏这批书札全部进行整理、释文，手迹中除个别残简，既难考定时间、受者，又并无实际内容者外，经选出一部分予以影印，交紫禁城出版社汇集出版。

这批书札的受信人有张祥河（诗舲）、郭尚先（兰石）、陈寿祺（恭甫）、沈维鐫（鼎甫）、李星沅（石梧）、金安清（眉生）、刘建韶（闻石）、叶申芑（小庚）、潘曾莹（星斋）、潘曾沂（功甫）、黄宅中（惺斋）和沈葆楨（翰宇）等。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与林则徐有一定的交谊和至亲关系。这批藏札中以致刘建韶者为最多，函中内容也最丰富，足征彼此之间契合之情。刘建韶字闻石，福建长乐人，林则徐乡试同年，曾应邀教读林氏诸子。林则徐从政后，原籍家事多委